[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世界文学名著精粹

Shijiemingzhu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广西民族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广西民族出版社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它是作者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写成的，小说取材于作家亲身经历，描写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从一个普通工人子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经历，展现了内战前后苏联人民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丽图景，歌颂了苏维埃青年在烈火中成长的过程和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作者善于将人物安置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从对话、生活、家庭、爱情、同志、朋友的关系中，通过内心独白、格言警句、抒情笔调等表现手法，多方面成功地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丰富而又感人的艺术形象，从而使作品成为一部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生活教科书”。“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

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这段关于人生意义的名言，现已成为广大革命青年的座右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

作者简介

奥斯特洛夫斯基（[illegible]）苏联著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出生于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illegible]岁开始做工，饱尝贫穷生活的痛苦。[illegible]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illegible]年因重伤转业到劳动战线，[illegible]年加入共产党。在与洪水搏斗中得了伤寒和风湿症。[illegible]年全身瘫痪，双目失明。[illegible]年～[illegible]年，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在病榻上创作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

[illegible]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加入苏联作家协会。[illegible]年，苏联政府为了表彰他的文学功绩，授予他列宁勋章。从[illegible]年起，他开始写作反映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illegible]年完成。同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病逝。除上述两部

小说外，还发表了大量战斗性的政论、演说和书信。

第一章

“节前去我家补考的，统统给我站起来！”

脸皮松弛，身穿法袍，颈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的胖神甫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四男两女六个学生应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瓦西里神甫一对小眼睛凶光毕露，犹如要吞食般地瞪视着畏惧不安的孩子们。

瓦西里神甫挥手让那两个女孩坐下，然后他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孩子跟前。

“你们这几个小坏蛋，谁会抽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我们不会抽，神甫。”

“不会抽，那烟灰会自己长腿跑到发面里，是谁撒的？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但是什么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

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

黑眼睛的孩子,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在糟蹋发面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呆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宝贝。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看见保尔将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保尔怏怏不乐地坐在门口最下一级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交代呢?

保尔是信教的。她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

保尔回到家里,挨了母亲好一顿责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

第二天,母亲带他去了车站食堂。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大约六十岁的人,他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望了一眼。

“多大了?”

“已经十二岁了。”保尔的母亲回答。

“好吧,让他留下干吧。工钱一月八个卢布,上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夜,在家休息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他很听话,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地说。

“那让他现在就干活。”老板说完,吩咐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带到洗刷间那儿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朝保尔点了点头,就领着他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

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这是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顶格里什卡。你来分派他干活。”

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用非常好听的声音说:“小朋友,你的活就是清早的时候把这口锅的水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

保尔开始了劳动生涯。他是第一天上工，干活十分卖力。保尔脱掉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他一会儿将脏水桶里的脏水倒进坑里；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木柴，一会儿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湿毛巾。总之，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下面厨房去。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名叫阿尼西娅的，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瞧，这孩子怎么了，干起活来不要命。一定是家里实在没办法，才打发来的。"

"是啊，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过两天干累了，就不这么干了，"卢莎反驳说，"一开头都很卖劲……"

保尔不住手地忙了整整一个通宵，累得身体都快散架了。

头一天总算太平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也上班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白饭了。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急忙关切地问他："怎么样？不累吗？"

— 源 —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像是有什么事要关照他一下，不等她开口，他就明白了。因为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他这会在机车库干活，那儿离家里很近，他不用再住到外面了。”

保尔迟疑地打开了房门。

高大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朝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我们的了不起的撒烟灰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了不起！”

“阿尔焦姆已经都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回准得挨揍。”

保尔有点害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并没有打的意思。他只是两只胳膊支着桌子，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保尔，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

他对保尔说：“好吧，弟弟。过去的事我不追究了，不过，往后你可得小心，干活别偷懒，该干的都干好 要是再从那儿给赶出来，我老账新账一起算。

这点你要记住。妈已经够操心的了。你这个鬼东西,在哪儿都惹是生非。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倒脏水,能有多大的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现在你年纪还小,再过一年我求求人看,机车库也许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也弯够了。可是保尔,你自己得争气,要好好做人。”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

保尔没有料到,他那么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外。

一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等着下班,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去了,老板娘却不让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疲倦,还是不得不留下来,连着又干了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浑身连一点气力都没有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来水了，水漫过水槽，不一会儿就溢了出来，顺着瓷砖流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与平常一样，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

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慌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旁，用力把门打开，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冲进了餐室。

保尔刚被打醒，什么也不明白。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

他周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他就这样被撵回了家。



第二章

一个惊人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这消息是真的。

不过，消息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一切都和原先没什么两样。主人还是原来的那些老爷们。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异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陌生人，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这个响亮、有力的称号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子"六十六点"，就跑出来，到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了下来。

这时，公路上又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他们都朝栅栏跑去。

他们看到从不远处的树林里，从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许多人、马和车辆，而在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马鞍上横放枪，朝这边走来。最

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腰上系着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中年人的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居民们涌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才开来的队伍。三个小朋友也同大家一样站在路旁边，望着这些浑身泥土、一脸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惟一的一尊大炮从石头道上轰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驶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就尾随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大队人马停在市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居住，他们才散开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里，当天晚上，大客厅里那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四个人坐着在开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他是个已经有了白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翻开一张本省地图，手指在图上寻找了一阵，然后又在一个地方不动了，他朝对面坐着的那个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高颧骨的人说："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要在这儿打一仗，我不同意，我认为应该明天一早就撤离这个地方。今天连夜撤更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赶在德国人的前头，赶到卡扎京。我的意见是，明天一

早就撤,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了。德国人得花两三天的时间才好修好桥。这样,他们暂时就不能沿铁路线向前推进了。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咱们决定一下吧。'他对在座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一下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布尔加科夫,终于费力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我同……意……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装的年轻人也表示自己的意见:"布尔加科夫说得有道理。"

"下一个是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应当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咱们就决定一下,把谁留下来。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把水兵朱赫来留下来。'叶尔马琴科走到桌子跟前,说:"一来朱赫来是本地人;二来,他又会钳工,又是电工,可以在车站上找到工作。另外,没人看见他跟咱们的队伍在一起,他今天夜里才能赶到。他很有头脑,一定能将这里的事情办好。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这个任务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说:"对,叶尔马琴科,我同意你的意见。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反对意见?'他问另外两个人。"没有。那么,就这样定了。咱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